

鲍姆嘉通的“审美的真”的真理观启示

文 / 刘 静

摘 要：随着人类“理性至上”观念的发展，人性越来越走向分裂的边缘，这种将感性与理性对立起来的思想致使人类陷入真理的虚无主义的泥潭。面对困境，鲍姆嘉通的“审美的真”为我们建立新的真理观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审美的真”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可然性给我们的启示是承认感性和理性存在“混成地带”，包容真理，实现自我的放松，达到真正的和谐。

关键词：真；理性；感性；混成地带；和谐

DOI:10.16129/j.cnki.mysdx.2015.01.017

给予充分肯定的。马克思指出：“如果斗争只是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16]354}恩格斯也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16]292-293}同时，马克思指出杰出个人仍然是来自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的，他们对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表明，人民群众的人心所向体现了历史的主流，代表了时代的精神，预示着社会发展的方向。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自觉程度将不

断提高，他们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必将日益充分地显现出来。正如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3]今天，我们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建设和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更需要发挥全体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更好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51.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34.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48.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39.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8-439.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325.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45-146.
- [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作者简介:董鹏,卡莱梅州 橡胶制品有限公司计划部战略研究员,主管。

贾联哲,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

编辑:李光远

“从哪里知道什么叫认识,什么又叫做不认识,以及什么东西造成了真理的概念,什么方法证明可疑的东西与确定的东西有区别”^[1]?认识真理何以可能以及真理本身的存在何以可能,这些一直是困扰中西方思想界的重要问题。人类本着与生俱来的追求真理的原始冲动,不断地追寻着有关真理的问题的答案。但是直到今天才发现,关于真理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弄得越来越复杂(不仅认识真理的可能性被质疑,而且真理自身的可能性也被质疑),人类从对真理问题追寻的无比自信走向了真理的虚无主义。真理的虚无主义化并没有解决真理问题,相反,它却加重了人类对真理问题的焦虑。在研读18世纪著名美学家鲍姆嘉通的《美学》时,我们发现这个被誉为“美学之父”的学者在有关“审美的真”的阐述上为我们研究真理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

一

人要改变自然,就要认识自然。从人自身的内在条件出发,可供人认识世界的两大工具是经验和理性。一方面重视直接来自实践活动的感觉直观和实验科学的经验,另一方面是重视理性思维的推断。近代以来各种哲学流派及其学说层出不穷,但是追根究底都可以归结到这两个学派之下,即基于经验和理性两大工具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派别。经验论认为一切真正的知识都源于感官从对外部事物的感知中得来的经验,只有从经验归纳得来的知识才是真理。唯理论虽然不完全否认感觉经验的认识作用,但是它认为认识普遍必然性的根据,即真理的根据并不在于感觉经验,而在于人的超越感觉经验即理性自身。理性作为所谓的“天赋观念”,本身就具有把感觉经验上升为普遍原理的能力。在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经验论的代表人物有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唯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鲍姆嘉通是莱布尼茨的再传弟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思想是深受唯理论影响的。但是他并不是机械地继承唯理论的思想,相反在鲍姆嘉通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莱布尼茨-沃尔夫唯理论思想的扬弃。虽然唯理论不否认感觉经验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就总体而言,唯理论的代表人物对于感性经验是持一种鄙视态度的。他们认为哲学应该是研究高级的理性认识的逻辑学,感性认识应该被排斥在哲学研究之外。但是对于鲍姆嘉通而言,感性认识的哲学意义和价值并不亚于理性认识。他认为感性认识所反映出来的存在水平,不仅仅是单纯地具有缺乏明确逻辑与理性的特点,而是一个与理性认识相当不同的存在层面。鲍姆嘉通认为感性认识同样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与完美性,这种自主与完美是“无法还原为别的什么事物也不可能从别的什么事物中引申出来的”。简而言之,就是感性认识本身具有它自己的存在空间,它是无可替代的,与理性认识反映出来的存在世界地位相当,不

仅能够提供知识,而且可以提供真理,并且相对于理性世界真理的不可实现性,感性知识的真理性更容易实现。在感性知识中最高形式莫过于有关美的知识,感性认识中最高、最完善的,就是审美认识。鲍姆嘉通以“美的领域的真理”和“审美的真”来说明自己的深刻思想。

二

鲍姆嘉通认为:“在美的思维的领域里,第三个任务就是达到真,达到审美的真实性,也就是凭感性就能认识到的真。”^{[2]40}首先他所谓的“审美的真”的生理基础是感官,必须是感觉直观的对象,其思维基础是“理性类似物”,基本性质是一种感性认识。在鲍姆嘉通的美学中,他并不是把感性认识看作是人的一种感情和欲望的宣泄,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所以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一样重要。他的观点是,审美经验也可以向我们提供与诸自然科学方法同样有效的判断。

在鲍氏看来,“真”有“精神的真”,“感官受到刺激的真”,“相互联系和一致性的真”,而“审美的真”要求它的对象具有绝对的可能性和假设的可能性,只要这种真实感性地可以把握。每一种可能性都要求统一,绝对的可能性要求绝对统一,假设的可能性要求假设的统一。^{[2]40-41}再次,“审美的真”必须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比如大海的响声,是由许多个别的小浪声组成的。“明晰的认识”就是要在总的响声中分辨出每个小浪声以及许多小浪声的分别和关系;“混乱的认识”则只是听到总的响声。审美直观往往得到的是一个整体的印象,也许我们无法对其中细小的浪声进行分析,但是在实际的感知世界中,整体的意象才是有实际意义和经常遇到的,即是认识的一种常态。“审美的真”的统一性是“审美的真”的基本性质,也是最为重要的性质,是我们判断审美的真、假的重要依据。“审美的真”要求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以“理性类似物”为基础的;“理性类似物”无法发现审美中的矛盾和不合理之处,就是没有发现审美的假,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审美的真”。“审美的虚假是主观的虚假,是思想同凭感官所能认识的思维对象的真之间的矛盾。”^{[2]52}“审美的假”是一种主观的错误,无论这种错误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虽然从“理性类似物”的角度来看,“审美的真”的判断包含了逻辑的成分,但是可以确认的是,真的最终实现和判断“审美的真”依然是依靠感官直觉。

“在美的思维中呈现出来的很多东西并不是完全确定的,它的真不能完全清楚地被知觉到。”我们对什么东西并不确信无疑,但尽管如此从中又找不到假,这种东西就是可然的。所以,审美的真,就其基本意义而言,就是一种可然性,它处于真的那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虽然没有达到完全确定,但又看不到假。^{[2]75-76}可然性是“审美的真”区别于其它的真的特殊属性。对于“审美的真”不需要完全的确认,因为“看出它的丰富

多彩的重大意义以及整个真理的光芒,而且有大量的证据和强调,从而任何人都必须表示同意,这不是非常罕见,就是根本不可能。^[17]在审美的领域中不需要也不可能实现对真实性的完全确认;“一个理想的审美对象其‘真理性’并不取决于它是否真实地再现了什么。”审美活动中的对象是变动的、丰富的、明晰而又不明确的。严格地说,世界上很可能根本没有什么虚假的东西,只有不同程度的真而已。只要是无法发现明显的“审美的假”的就是“审美的真”,就是一些潜藏的“审美的假”,只要它“不为人知”就是“审美的真”。这一点正是鲍姆嘉通给予我们最大的提示。审美领域对真具有极大的宽容度,真可以是不确定的,并且我们也明确地知道肯定存在一些我们无法察觉的“审美的假”。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审美的真”的判断和体会。因为审美的最终目的是达到人的一种舒适的状态,产生愉悦,获得精神上的一种满足和幸福感。所以我们面对“审美的真”不会紧张,反而实现了精神的松弛,这才是人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其实不仅在审美领域,在我们的世界中处处都充满着不确定和不稳定。“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人的认识是有限的,但是世界是无限的。以人类有限的力量去认识并且妄想掌控无限的世界,就会引起人的精神的紧张和无奈。人无法把握自己所在的世界,就如同世界中心的荒岛,无法对周围一切不确定的世界存有足够的信心,从而导向了一种真理的虚无主义。真理的虚无主义使我们认识到了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但同时也极大地打击了人类的自信心,走向了悲观。鲍姆嘉通的“审美的真”显然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那就是对真理的宽容。

三

真理的理性分析必然是建立在现象学之先的世界分离的观点之上的。而实际情况是世界本来就是一体的,本身是处于一种融和的状态。一味地进行理性分析会导致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分析得越深离事实可能就越远。同时将这种分析运用到人自身的问题上,就使人分裂。初生的人原本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后天的理性塑造造成人的分裂。面对这种分崩析人就必然会出现一种心理上的煎熬。最初我们追求理性逻辑上的清晰是为了更好地使人类找到皈依,实现一种更高的和谐统一。“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唯理论指出,世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它的每一部分都处于有秩序的联系之中,理性思维的目的在于了解事物的联系,把握一个和谐的整体。”努力的结果反而是人走向了分裂,连最初所有的和谐也丧失了。那么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我们是否还能救赎自己,即从分裂回归到人与世界的自然和谐。唯理论与经验论的派别分裂就是因为人被强行分裂为感觉与思维,感性与理性。“因为物质与形式、受动与能动、感觉与思维之间的距离是无限的,任何东西都绝不可能居中调和。”^[18]这种结论

从何而来,为什么就不可能居中调和。我们承认感性与理性可以统一,并且强调感性与理性必须统一于人的整体。但是这种统一侧重的是一种符合和不矛盾,感性与理性互不干涉、互不打扰,共同发生作用促进人的认识的发展。这种阐释和语词的使用本身就包含了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强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区别。固然不可否认两者的本质区别,但是这对于我们解决问题并没有帮助,甚至会使我们更加迷失方向。

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理性与感性的边界部分。从鲍姆嘉通的“审美的真”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实际应用中的情况是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存在着一个“混成地带”。在这个地带中感性和理性浑然一体。真理只有在这一地带的存在才是最合适的。绝对的理性要求会造成最高抽象的理性逻辑体系与现实严重脱离,而自成体系运行,自生自灭,不具有现实性和可信性,致使人产生对理性知识的不确定感,人就像大海上的小舟,找不到自己的“陆地”。同时在最低层面的感性,所感知的是事物表象最为浅层次的也是最为粗粝的表层。在这一层次上的认识纷繁复杂,无法满足人对和谐有序世界的要求。透过现象去发掘深层次的存在,这是人的天然形成的一种内在冲动。总而言之:“前者想要以他们那有限的思维功能去仿效无限的自然,后者想要按照他们的思维法则去限制无限的自然。”^[19]这两部分人都必然不会获得真理。在感性与理性的“混成地带”中,我们的感性自由并不是不受法则的制约;“审美的真”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逻辑的统一性,这种在内在潜移默化地运行着的法则,正是法则的自然的和谐一体,是最高的内在必然性。同时在要求真理的确定性时没有必要排斥某些实在,而是要“绝对地包括一切实在”,这样反而是超越了原有真理的有限,通达了无限的真理世界。包容实在是人性建立的稳固基础。“混成地带”就是美的地带,一个完整的人的真正空间就在这个“自在”的地带。“自在”就是说一个人感到自己能够进入一种整齐有序的状态中,这时所有的事情都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安置得井井有条,恰如其分。“真理在这个地带会自我呈现,因为人也处在一种自我呈现的状态中,这样人与真理便可坦诚相待,互相包容。”

参考文献:

- [1][古罗马]卢克莱修.物性论[M].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14-215.
- [2][德]鲍姆嘉滕.美学[M].简明,王旭晓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 [3][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刘静,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治教师,哲学硕士。

编辑:李光远